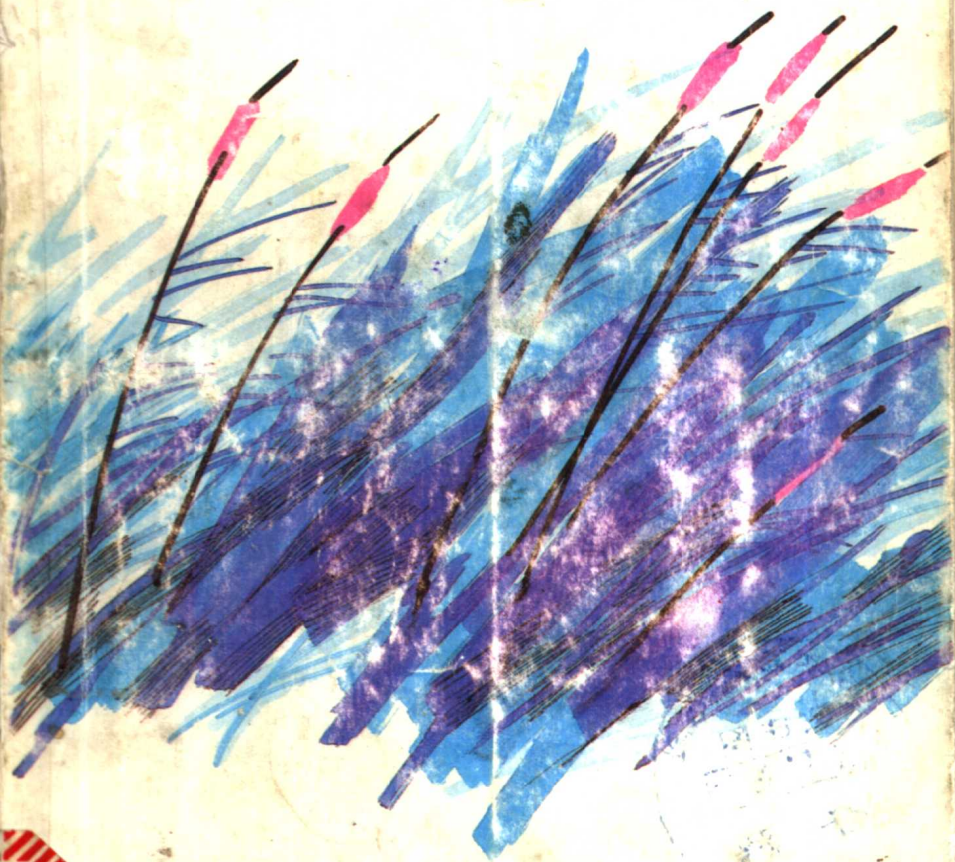


565174

郁達夫抒情小品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郁達夫抒情小品

現代詩文小品叢編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封面设计 靳 斌

郁达夫抒情小品

亦 祺 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66000 印数00001—35000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76-1/I·445 定 价: 3.30 元

前 言

亦 祺

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名文，浙江富阳人，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，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最有才气的一位作家。青年时代留学日本。一九二一年他那惊世骇俗的小说集《沉沦》的出版，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文坛。小说中那大胆的自我暴露、对“个性解放”的强烈呼喊以及那种不加掩饰的直率，给当时的文坛吹去了一股清新之风。郁达夫的小说满溢着他的激情与才华；他生来敏感而又忧郁的气质又使他的作品带上了一种哀怨的情调。郁达夫对封建道德礼教的大胆挑战，令人震惊又使人耳目一新的创作风格，使他在当时就招致了一些人的攻击，认为他的作品是色情的、颓废的、唯美主义的。许多有才华的而杰出的文学家、艺术家都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，郁达夫也没有例外。

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，还是一位散文大家。他的散文和他的小说做得一样漂亮。郁达夫写作散文，晚于他的诗歌和小说，因而他的散文在构思上、在遣词造句上，越发显得老练、精到。阅读他的散文小品不像读他的小说，处处能感受到他创作灵感的火花，然而他的散文小品在艺术造诣上可谓炉火纯青，颇值得细细地品味。郁达夫的许多散文小品都称得上是美文。

郁达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而他的一生又颇多失意。在日本留学的这几年里，亲身经历了作为一个腐败弱国子

民被外人歧视和欺凌的种种痛苦；军阀专政下的旧中国使他感到了更大幻灭；情感上的波折又几乎使他陷入绝望。因而他的散文小品有不少是表达了“生的苦闷”。郁达夫的散文小品抒情性很强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无论是真切的爱、铭心刻骨的思念还是失望的孤独与愤懑都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本书共收入郁达夫抒情小品四十六篇。这些小品饱含着作者真挚而素朴的情感，抒发了作者对人境风雨、生死变迁、风俗人情的种种感怀，文笔优美、流畅，风格清隽、洒脱，是郁达夫散文创作中的上乘之作。

本书所收作品根据内容分为六辑。

第一辑：“孤独人生”，收文五篇。抒发作者忧郁孤独的情怀，笔调凄婉而情感最为真切。

第二辑：“闲书”，收文十二篇。写人境风雨的变幻及作者熟悉的风俗人情。这些小品恬淡、闲适，风格接近丰子恺的散文小品。

第三辑：“屐痕处处”，收文十四篇。一组描写自然景物的文章。寓情于景，情景交融。

第四辑：“人间世”，收文七篇。抒发作者对人间生死变迁的种种感怀，包含了很多人生哲理。

第五辑：“宇宙风”，收文三篇。写文化生活和饮食起居，从中可了解作者广博的知识。

第六辑：“风雨故人”，收文五篇。一组追忆和怀念友人的文章，有很浓的人情味。

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

目 录

前 言	亦 祺 1
-----------	-------

• 孤独人生 •

灯蛾埋葬之夜	3
暗 夜	10
零余者	12
立秋之夜	20
北国的微音	22

• 闲 书 •

江南的冬景	31
嬉乡年节	35
杭州的八月	38
杂谈七月	40
记风雨茅庐	42
雨	45
住所的话	47
故都的秋	51

小春天气.....	55
寂寞的春朝.....	65
春 愁.....	67
惜掌之歌.....	69

• 屐痕处处 •

苏州烟雨记.....	75
花 坞.....	88
钓台的春昼.....	92
福州的西湖	101
青岛、济南、北平、北戴河的巡游	107
二十二年的旅行	113
屯溪夜泊记	117
西溪的晴雨	123
扬州旧梦寄语堂	126
皋亭山	134
玉皇山	139
感伤的行旅	143
归 航	165
海上通信	175

• 人间世 •

悲剧的出生	185
我的梦，我的青春！	192

水样的春愁	198
远一程，再远一程！	206
移家琐记	212
记耀春之殇	218
还乡后记	222

宇宙风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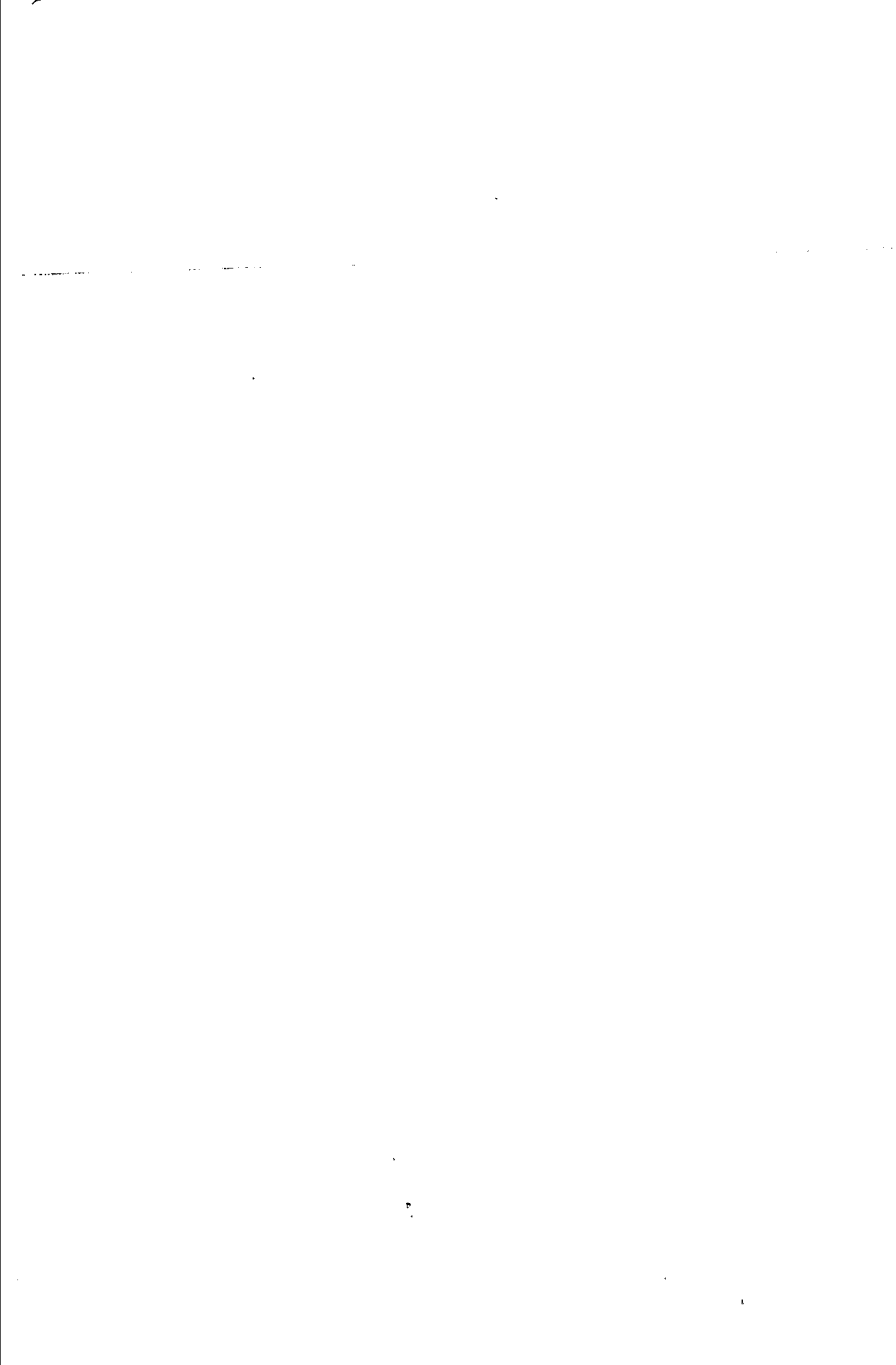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的文化生活	237
饮食男女在福州	243
北平的四季	252

风雨故人·

怀鲁迅	261
诗人的末路	263
怀四十岁的志摩	265
记曾孟朴先生	269
送仿吾的行	274

孤独人生





灯蛾埋葬之夜

神经衰弱症，大约是因无聊的闲日子过了太多而起的。

对于“生”的厌倦，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，或者反过来说，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到的一种空谈，对人生的这一种空谈之感，就是神经衰弱的征候，也是一样。

总之，入夏以来，这症状似乎一天在比一天加重，迁居之后，这病症当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。

虽然是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，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，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。节季是交秋了，往后的这小屋的附近，这文明和蛮荒接界的区间，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。声是秋声，色当然也是秋色。

先让我来说所以要搬到这里来的原委。

不晓在什么时候，被印上了“该隐的印号”之后，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。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，但那“印号”的解释，似乎也有许多样。

最重要的解释，第一自然是叛逆，在做官是“一切”的国里，这“印号”的政治解释，本尽可以包括了其他种

种。但是也不尽然，最喜欢含糊的人类，有必要的时候，也最喜欢分清。

于是第二个解释来了，似乎是关于“时代”的，曰“落伍”。天南北的两极，只教用得着，也不妨同时并用，这便是现代人的智慧。

来往于两极之间，新旧人同样的可以举用的，是第三个解释，就是所谓“悖德”。

但是向额上摩擦一下，这“该隐的印号”，原也摩擦不出，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。或者行窃的人自己在心虚，自以为是犯了大罪，因而起这一种叫作被迫的 Complex，也说不定。天下太平，本来是无事的，神经衰弱病者可总免不了自扰。所以断绝交游，抛撇亲串，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，不敢现身露迹，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，依小德谟克利多斯 Robert Burton 的分析，或者也许是忧郁病的最正确的症候。

因为背上负着的是这么一个十字架，所以一年之内，只学着行云，只学着流水，搬来搬去的尽在搬动。暮春三月底，偶尔在火车窗里，看见了些浅水平桥，垂杨古树，和几群飞不尽的乌鸦，忽然想起的，是这一个也不是城市，也不是乡村的界线地方。租定这间小屋，将几本丛残的旧籍迁移过来的，怕是在五月的初头。而现在却早又是初秋了。时间的飞逝，实在是快得很，真快得很。

小屋的前后左右，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，全是些斑驳的空地。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，种着些秋茄豇豆

之类，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。而最好看的，要推向上包紧，颜色是白里带青，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，菜茎柄上，也时时呈着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作 Lettuce 的大叶卷心菜；大约是因为地近上海的缘故吧，纯粹的中国田园，也被外国人的嗜好所侵入了。这一种菜，我来的时候，原是很多，现在却逐渐逐渐的少了下去。在这些空地中间，如突然想起似的，卑卑立着，散点在那里的，是一间两间的农夫的小屋，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，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许多不落葬的棺材。此外同沟渠似的小河也有，以棺材旧板作成的桥梁也有；忽然一块小方地的中间，种着些颜色鲜艳的草花之类的卖花者的园地也有；简说一句，这里附近的地面，大约可以以江浙平地区中的田园百科大辞典来命名；而在这百科大辞典中，异乎寻常，以一张厚纸，来用淡墨铜版画印成的，要算在我们屋后矗立着的那块本来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庞大的墓地。

这墓地的历史，我也不大明白，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，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，少算算大约也总已有了六十几岁的年纪。

听土著的农人说来，这仿佛是上海开港以来，外国人最先经营的墓地，现在是已经无人来过问了，而在三四十年前头，却也是洋冬至外国清明及礼拜日的沪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。因为此地离上海，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，来往是极便的。

小屋的租金，每月八元。以这地段说起来，似乎略嫌贵些，但因这样的闲房出租的并不多，而屋前屋后，隙地也有几弓，可以由租户去莳花种菜，所以比较起来，也觉得是在理的价格。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，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，是在洋场近处，无论出多少金钱也难买到的。

初搬过来的时候，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样，日日但伸展了四肢，躺在藤椅子上，书也懒得读，报也不愿看，除腹中饥饿的时候，稍微吸取一点简单的食物而外，破这平平的一日间的单调的，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试的一回漫步。在这将落未落的残阳夕照之中，在那些青枝落叶的野菜畦边，一个人背手走着，枯寂的脑里，有时却会汹涌起许多前后不接的断想来。头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，身边的暮色也老是沉沉的。

但在这些前后没有脉络的断想的中间，有时候也忽然大小脑会完全停止工作。呆呆的立在野田里，同一根枯树似的呆呆直立在那里之后，会什么思想，什么感觉都忘掉，身子也不能动了，血液也仿佛是凝住不流似的，全身就如成了“所多马”城里的盐柱；不消说脑子是完全变作了无波纹无血管的一张扁平的白纸。

漫步回来，有时候也进一点晚餐，有时候简直茶也不喝一口，就爬进床去躺着。室内的设备简陋到了万分，电灯电扇等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。月明之夜，睡到夜半醒来的时候，床前的小泥窗口，若晒进了月亮的青练的光

儿，那这一夜的睡眠，就不能继续下去了。

不单是有月亮的晚上，就是平常的睡眠，也极容易惊醒。眼睛微微的开着，鼾声是没有的，虽则睡在那里，但感觉却又不完全失去，暗室里的一声一响，虫鼠等的脚步声，以及屋外树上的夜鸟鸣声，都一一会闯进到耳朵里来。若在日里陷入于这一种假睡的时候，则一边睡着，一边周围的行动事物，都会很明细的触进入意识的中间。若周围保住了绝对的安静，什么声响，什么行动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在这假寐的一刻中，十几年间的事情，就会很明细的，很快的，在一瞬间开展开来。至于乱梦，那更是多了，多得连叙也叙述不清。

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。这原是七八年来到了夏季必发的老病。

于是就更想静养，更想懒散过去。

今年的夏季，实在并没有什么大热的天气，尤其是在我这一个离群的野寓里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气特别的闷，晚餐后上床去躺了一忽，终觉得睡不着，就又起来，打开了窗户，和她两人坐在天井里候凉。

两人本来是什么话好谈，所以只是昂着头在看天上的飞云，和云堆里时时露现出来的一颗两颗的星宿。

一边慢摇着蒲扇，一边这样的默坐在那里，不晓得坐了多久了，室内桌上的一支洋烛，忽而灭了它的芯光。

两人既不愿意动弹，也不愿意看见什么，所以灯光的

有无，也毫没有关系，仍旧是默默的坐在黑暗里摇动扇子。

又坐了好久好久，天末似起了凉风，窗帘也动了，天上的云层，飞舞得特别的快。

打算去睡了，就问了一声：

“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？”

她立了起来，慢慢走进了室内，走入里边房里去拿火柴去了。

停了一会，我在黑暗里看见了一丝火光和映在这火光周围的一团黑影，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苍白的脸。

第一支火柴灭了，第二支也灭了，直到了第三支才点旺了洋烛。

洋烛点旺之后，她急急的走了出来，手里却拿着那个大表，轻轻地说：

“不晓是什么时候了，表上还只有六点多钟呢？”

接过表来，拿近耳边去一听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我连这表是在几日前头开过的记忆也想不起来了。

“表停了！”

轻轻地回答了一声，我也消失了睡意，想再在凉风里坐它一刻。但她却又继续着说：

“灯盘上有一只很美的灯蛾死在那里。”

跑进去一看，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红，羽翼绿色，比蝴蝶小一点，但全身却肥硕得很的灯蛾横躺在那里。右翅上有一处焦影，触须是烧断了。默看了一分钟，用手指轻轻

拨了它几拨，我双目仍旧盯视住这扑灯蛾的美丽的尸身，嘴里却不能自禁地说：

“可怜得很！我们把它去向天井里埋葬了吧！”

点了灯笼，用银针向黑泥松处掘了一个圆穴，把这美丽的尸身埋葬完时，天风加紧了起来，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。

拴上门户，上床躺下之后，一阵风来，接着如乱石似的雨点，便打上了屋檐。

一面听着雨声，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：

“霞！明天是该凉快了，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。”

一九二八年八月作

（据《达夫散文集》，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版）